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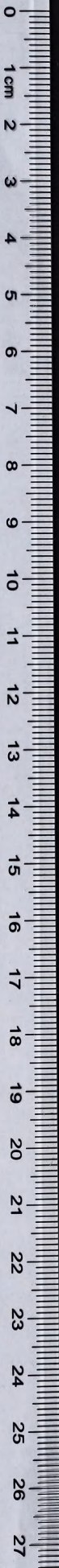
小類纂

第七冊

新序

說苑上

浙江圖書館



deli

浙字0228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圖書館

吳郡向撰按中興書目浙

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

百八十三章說死二十

此百家所載行事

之末魯豎武南

矣然遠至舜禹

往往而在也矣在懷東之

京邑者於文學爾雅之

辨一人何字來概不遺

其以爲漢魏晉書

其書也今觀同以辨



浙江圖書館

公命最為近古

以來古人之嘉

也高氏子略曰向以

也高氏子略曰向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新序說苑題辭

漢劉向撰按中興書目新序十卷漢陽朔元年劉向撰
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采摭序載總一
百八十三章說苑二十卷漢鴻嘉四年亦劉向撰采傳
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摭七百八十四章上
之宋曾鞏氏謂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
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
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
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起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
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
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也余觀向以明經有行

被選歷事三帝奉詔領校中秘書居列大夫三十餘年
不遷曾無愠色當其時如光禹欽永之流號爲經儒然
皆阿附外戚以固寵榮視向之抗疏極諫本諸忠誠者
何如也雖所著不及一一取裁當理心則已勤可謂弘
博君子矣史稱其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斯後世尚友者
所當論焉文輯其粹散見他書者並不錄

新序說苑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七

儒家類

新序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政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曰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子孟墮卽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



百家類纂卷之七

新

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
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
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
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
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
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
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
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
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
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噤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
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
冥之上夫糞田之鵝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
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幕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
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

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

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

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

之君歲於府庫寡人聞之義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

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

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

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

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宜王大悅與

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無不

...

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
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
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
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缸如
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
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
省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
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
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
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鼈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
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也

捷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
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
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
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
士短褐不完四躰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幰錦繡隨風飄飄
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
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見敢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
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
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
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

徒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
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此何行之太遠
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
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
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
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
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
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

在腸胃不治將深栢侯不應扁鵲出栢侯又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望栢侯而還走栢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
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
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居五日栢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栢
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
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
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
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

賓胥無善齊和之羨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决是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噐薄則亟毀酒薄則

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閱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

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宋玉讓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婉盖一日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縶則雖東郭婉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縶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

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

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立先生
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邁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
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
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
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
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
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
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
十二而治天下秦項囊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

耳牟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駢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
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騂騶騶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
貍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馳也黃鵠白鶴一
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
必能過燕服翼也碎問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
石不鏗使之與管橐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
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
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鍾鼓之音雲霞
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軼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

俱歸而用焉

魏文侯見糞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
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
糞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羨文侯出其僕
曰君亦無得於糞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
瓠之羨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
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
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糞季禁之豈愛
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
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

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
致使於晉故友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
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
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
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
劍僞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
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
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宋人有得王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王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家國之長

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
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
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
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
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
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序卷終

百家類纂

儒家類

說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靡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揜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

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
 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
 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也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
 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
 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
 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
 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
 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
 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
 乎若夫詐聖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

也昔齊桓公得管仲照明辭其言說也與義正月之朝公自

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
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
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
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
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
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
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
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
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

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
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
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
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
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然而敢犯主
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
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
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進節

容容乎與世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挾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譖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

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
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
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
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
人臣之術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
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
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
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
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
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
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

爲後也簡王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

罪者國之賊也

建本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

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間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智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驅也騏驥雖

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于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
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
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
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
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
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
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
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
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

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甌湏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聚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豐墻堯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掇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隳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

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
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
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末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
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
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
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
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
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乎

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
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
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魯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
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
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
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
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
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
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
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
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耳賤貧窮非

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

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
子役人往致邑馬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
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
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
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
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
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
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
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
壑是以不敢當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
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

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囚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

能令吾以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
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
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
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自殺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
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
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

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
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
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居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
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
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
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
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
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
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

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
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
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
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馬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
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
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
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
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
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
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
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
雨乎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
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
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
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
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

曰善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
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
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
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
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
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
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
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
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

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
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
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
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
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
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
凡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
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
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
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
福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

百家類纂 卷之七
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
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
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
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
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
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
諫我以誼蕃授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
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
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三
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
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
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
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
笑拊手且歌者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
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
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
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有
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囚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生者趙盾也

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能

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
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
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
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
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
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后今君有令
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反與
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
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
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

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
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
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
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
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
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禁
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
近理內政檄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
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
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防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
下嗜下嗜則上龔龔嗜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
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
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
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
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
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
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
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
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
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
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
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
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
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
賢君之治國也王曰善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
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董安于趙人簡子使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
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
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
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
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
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
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
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
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
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
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
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
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
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
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
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

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
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
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
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
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
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
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
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
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

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
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
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
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
故君子慎言語矣母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昔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
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
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
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
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

此之謂也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
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
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
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
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
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
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
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
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

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
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
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
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
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
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
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
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

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之
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
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
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
用千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
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
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
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
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

叔隰朋賓胥無寧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
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
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
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政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
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
戎吳用延州來季子苴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
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
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
側席而坐遠乎實者之猷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

曰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陳政死於戎或曰

曰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其
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
而古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
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
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
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
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
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
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
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
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

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
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
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
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
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
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
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况
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
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
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傅賣五羊之皮秦穆

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直人也曰陳行歌於陳之斷桓公

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
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扣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
任以國司馬喜贖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
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
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
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
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
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不動乎心甯戚擊牛
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嶮孔子爲之下
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
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

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
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
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
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也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
占未發觀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
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
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
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
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
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

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

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
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
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
出馮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
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
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
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
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
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
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

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
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爲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紂乃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
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蕪於周陳亡於楚
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
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
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
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
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以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
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
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九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
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
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
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
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
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
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
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

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之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之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

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
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
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驎駟騏驎今無
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
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今無有
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
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
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
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
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
馬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
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
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
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糴不足於
士而君鴈鷺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
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搯以相擿而士曾不
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
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
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
之智智於湯武筭二十五人之方方於彭祖以治天下其
固免矣乎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
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
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
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第
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
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
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無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

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
之大道謹聞命矣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
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
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
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
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
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
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
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

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古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闌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臣不敢諫遠臣不得近平公曰善吾乃屏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筦瑟
遂與咎犯參治國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
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
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
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
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
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
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

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水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勞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是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受

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

杜伯而周室早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口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下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乎人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吳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

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
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
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昔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
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
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
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予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
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
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
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

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

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
尤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
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
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
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
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
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
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
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
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
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
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
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
驕上矣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

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
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
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
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
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
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
豈非以其剛邪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
語子哉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
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
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禍則貸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

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

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
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
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
國足以亡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
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
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
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
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

爾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
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
譖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
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
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
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涖涖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
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必也然也上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

盜怨三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
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
以口遇禍哉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
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辟車
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
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

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三八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

復進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傲肆者伐性之斧也嗜

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
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
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
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
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
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
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
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
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
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

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
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
原爲溪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
仲夏雨雪霜干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
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
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
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
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
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
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

豈不高哉增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孟人尚餘其刻滑其

豈不高哉。鱗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成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竄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

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
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
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
人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
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
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
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
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
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
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
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
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
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
秦亦將襲趙之欲則且君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
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
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
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
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

於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
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
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
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
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
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
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
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

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而此心乎寡人

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
不然臣聞周氏之讐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厲
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
能厲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
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
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子客曰不
然臣見鷓鴣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
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
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
厲之齊齊王使爲相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符曰敢
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軼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
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
耶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
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
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
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
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
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
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

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益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
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
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
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
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
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
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
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于

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吳以揚幹保

賁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楊幹麻
筋之弓六牲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
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
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
遂朝於吳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
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
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
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
遂以諸侯之禮見之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
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

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免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

維維路渡濟橋焚雍明擊齊左而虛其右王飲絕頭

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
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
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
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敫王曰刁先生應
之刁敫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
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
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
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
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
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

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劔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也

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有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許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

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
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
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
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
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
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
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
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
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

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
馬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
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
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
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
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
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
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
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

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蹤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則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

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
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
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
多僻言不公也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
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
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
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
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
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

不充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
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
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
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
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
故喟然嘆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
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
者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
者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軛而

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去者

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盛
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
玉得巨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
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
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
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
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
像形也閶不及鞞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
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
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

其猶劍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提
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
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
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
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翻
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
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也憤憤者乎子貢曰
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
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
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
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
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
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
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
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刼殺者不知道術以
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
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
於右意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百集卷之七
驚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

則知所歸矣

館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

蓋所居要也

圖

邑名媵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

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

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

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

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世則無功計不也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
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
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闕而益固鄙人飾詐而
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
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
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
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
以治已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
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
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
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
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
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
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
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
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
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
留止饑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
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纜

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予足以觀
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
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
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諸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
蝟什柱梁蚊蟲走牛羊

無以滛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
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
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梟中不扶
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
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
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
害戒勝災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
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誇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
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肥灌其
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

百節肥灌其

本而枝葉茂本腐者枝高根深者葉茂

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

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雖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

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光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能
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
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
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
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挾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
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鼉鼉者隘也園中
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
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

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

福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

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母及身言惡母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

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
曾子曰鷹鷺以山爲巢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
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
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
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
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

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
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

蠲欲類蠶蠲欲類虵人見虵蠲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
者持鰾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
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
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
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

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
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
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
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
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
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君子以毀義爲
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
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

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
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
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
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
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

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愨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

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虵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上

終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1956.11.15

里數無不...

計而後之...

殊失而後...

不自之魚...

於孤貉者...

未而延...

天地之道...

有時而...

民其不...

學君子...

說苑卷上...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12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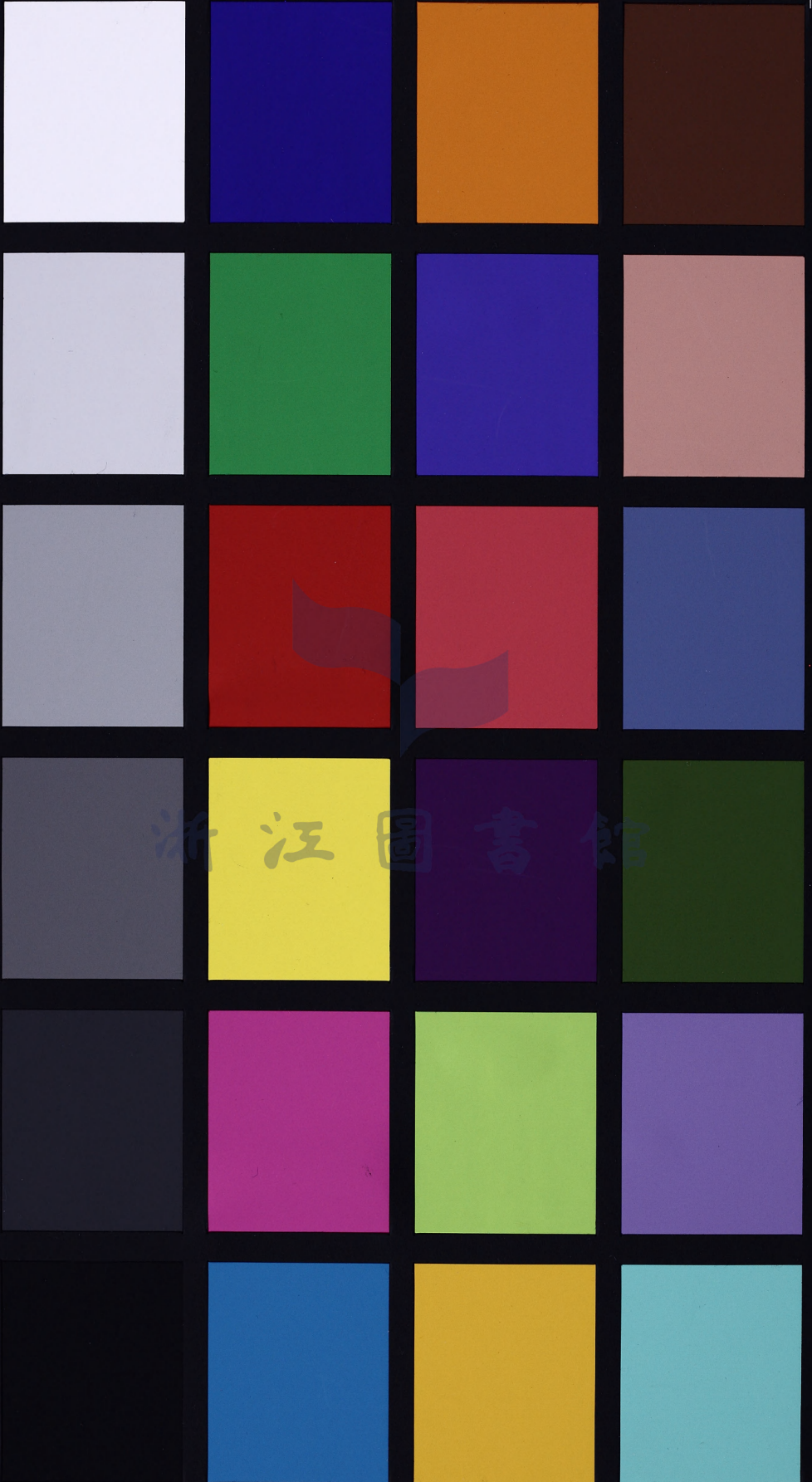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color

30mm